

一朝沐杏雨 一生念师恩

春子

三年前的教师节，漫步苏州寒山寺时，遇见杨老师。人群中，他一眼认出我来，道：“同学，好久不见。”笑着回复他：“老师，别来无恙。”

中学时代，他教隔壁班语文，是一名年轻的实习教师。对他印象尤为深刻，因为他极爱阅读，每次在校园遇见他时，他的腋下总会夹着一本书。在课外书稀缺、匮乏的乡镇中学，能见到一两本好书，犹如干涸心田突降甘霖，实属难得。

趁一晚自习下课，在他路过教室走廊时，我厚着脸皮拦住他，“老师，上周见您腋下夹着一本《茶花女》，您读完了，可以借我看看吗？”听罢，他面带惊喜地问我：“你喜欢阅读？”

第二天，他便悄悄从后门走进我们班，将《朝花夕拾》《少年维特之烦恼》《茶花女》《金锁记》《红楼梦》五本书放到我的桌子上，道：“坚持不懈，滴水石穿，终有一日你会通过书本‘飞’出村子，走到更广阔、更精彩的天地中去。”

时至今日，我依旧保留着夜读一小时、日出一千字的良好习惯，在追梦旅程中，阅读、练笔，分分秒秒，未曾懈怠。

犹记当年，在体育课上，我与同桌悄悄地躲到隔壁教室窗下，偷听杨老师上课。窗内，他用抑扬顿挫的语调对同学们说：“曾国藩有言‘穷不读书，穷根难断；富不读书，富不长久。三代不读书，一屋都是猪’，在座的各位，可有谁想变猪？请举手。”

“哈哈哈，猪，变猪！”一时没忍住，窗外的我“扑哧”笑出声。“谁？”就当他打开门，出来查看、抓人时，同桌拉着我撒腿就跑。那一刻，我在心里告诉他：“放心吧，老师，至少我不会变成猪。”

很快一年实习期过去了，临行那天，他特意找到我，在赠予我一套四大名著的同时，意味深长地对我说：“好好读书，将来去做自己想要做的事。”

数年以后，寒山寺外师生重逢，提起当年旧事，他依旧如数家珍般地娓娓道来。尤其是我从包中取出采访本、记者证递给他时，他欣慰不已，拍着我的肩说：“你曾告诉过我将来想要做一名作家或者记者。真好！再接再厉……”

就在他开心、真诚地为我道祝福之际，眼角的余光瞥见一株盛开的野雏菊。高远的天空，

怒放的花朵，生命如此安静，又如此热烈。望着那株野雏菊，我说，野雏菊一定也做过成为大树的梦的，比如少时我的作家梦。而今，虽未长成遮天巨木，可那些深夜写就的字字句句，早已在新闻纸上开成满池清莲。恰似眼前寒山寺内，两个蓬头赤足、纯朴浑厚的胖和尚，一个手捧净瓶，一个手执莲花，笑眼弯弯地把红尘悲喜酿成坦荡芬芳。

“哪怕是一棵野草，落入尘土，亦不要悲观、彷徨，而是勇敢地抬起头，最卑微的绽放也能洗净人间风霜！”看着他的眼睛，我坚定地说。

人活于世，属于我们每一个人的人生路，道阻且艰，就如抵达寒山寺的山径崎岖、坎坷，且覆满荆棘，但钟声里不眠的萤火，正在墨色长夜微微闪着光。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那一刻，我与杨老师默契地破口而出。相视而笑间，我忽然懂得“一朝沐杏雨，一生念师恩”，这句话的真正含义。从前，杨老师对我的教诲，是暗夜萤火，是长路星光，是纵使跋涉千里，亦不忘来时方向的力量。

颂师恩

李培润

杏坛春暖，映日月、德辉如沐
承雨露、启智开蒙，慧心长驻
粉笔微尘书浩宇，青衿寸志凌霄路
育新枝、甘作引航灯，情难教
解迷津，传真悟
传正道，倾肺腑
纵青丝染雪，志犹如故
桃李成蹊香满径，栋梁擎宇功名铸
仰师恩、烛影照山河，垂今古

月

宋勇

月，是黑夜里的光使者
却也是最寂寞
昼，阳光光芒万丈
万物向其膜拜，月亮隐匿不见
夜，它独自登场
与繁星同璀璨
千年前的寂寞诗人，与我同赏明月
秦时明月汉时关
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月落乌啼霜满天
明月——
为浪子点起心灯
为游子凭吊思念
为诗人洒下芳华
千年月光，亦照着夜行游人归家
那脚步匆匆，是月光下最温暖的交响
它抚摸着斑驳的古墙
让岁月的痕迹在静谧中安详
它轻吻着沉睡的花朵
在夜的怀抱里孕育着新的希望

指尖的诗行

魏金龙

我的指尖滑过你的眉弯
轻触你眼睫的颤动
像晨露吻醒初绽的蔷薇
晶莹而继续
收藏你眸中流转的星光
我的掌心抚过你的肩胛
轻揽你单薄的脊梁
如暮色漫过青石的山岗
温柔沉落
听见你心跳与山风合响
你的呼吸缠绕我的指缝
似春溪潺潺漫过苔痕
从腕间蜿蜒至胸膛
在血脉里写下未完的诗行
我成为你掌纹中蜿蜒的河床
轻轻触碰你的温度
我摸到了时光的褶皱
摸到了永恒的形状
它们在肌肤下无声生长
将两个灵魂酿成琥珀光

秋有菊花

刘晓倩

秋来，菊花开。

菊在竹篱旁绽放，这是最清雅最隽永的一种绽放。自古人得画的菊，多是依着这般风骨挺立的。一簇又一簇，傲然地傍着竹篱，带着不与春芳争艳的从容。宋代郑思肖曾题“宁可枝头抱香死，何曾吹落北风中”，几乎成了菊的风骨。后世之人，一见到疏篱冷月，便想起那孤标傲世的隐者。

我所钟情的菊，却不在竹篱畔，它在断垣、古寺、石阶侧。它有个极朴拙的称呼，山菊花。似古画里扫苔的僧侣，无誉无谤，只伴着钟磬，被唤作野逸、闲云。天地苍茫，万籁俱寂，山菊花们开得寂寥又自在。细瓣，清雅，不染尘俗。却意态万千，淡紫的如烟，雪白的若梦，疏疏落落星星点点地绽放着。宛如一个个参透禅机的老者，独坐在残阳古道上，眉眼低垂，沉默着，通透着。对红尘，是久别后的淡然与慈悲。

樵夫们惯看了这样的花，不以为意。他们在秋日的山涧里砍樵、采药，寻觅着生活的滋味。菊们自顾自开放，自顾自零落，与樵夫们两不相干。空谷回音，山色苍苍。读书人却总为之驻足，他们都怀着菊花般的志，清寂孤高。他们与菊相知，研墨铺纸，为它写生。

记得前些年游览杭州灵隐寺时，寺廊下有僧人倚石独坐，身旁错落点缀着菊，衣袖间，亦染着菊香，极雅。情不自禁赋诗一首：古寺松风静，寒菊带露开。不争尘外色，独守佛前苔。僧人读罢，起身，引我到寺内，为我泡了一杯菊花茶。他说此茶可清心明目，饮后果真神清气爽。

此后，每年秋来，那古寺、僧人、山菊便在梦中浮现。那杯菊花茶的清香，似萦绕不散，提醒着我，于喧嚣尘世中，寻一方静谧，守一份淡然，如菊般，不争不抢，自在安然。

梨香落满衣

韦江华

“江儿，妈给你寄了你最爱吃的青花梨，今天到快递站了，快去取吧。”电话那头，母亲的声音像一阵风，吹开了我记忆深处的那片梨园。

当我拆开包裹，一箱碧绿圆润的青花梨整齐摆放着，清甜的果香萦绕鼻尖，让人垂涎欲滴。我忍不住轻轻咬上一口，脆爽多汁、细腻化渣，甜度恰到好处。那一瞬，久违的味道包裹着味蕾，像极了与一位老友久别重逢，熟悉而热烈。

“妈，这是村口张婶家的梨吧？她家的味道，还是这么清甜。”

“是的！瞧你好记性。”母亲在电话那头笑了，“这是我和你爸亲手摘的。你过年回家时

嘟囔着想吃家乡的梨，我都记着呢。刚一上市，我们就下地摘了最好的给你寄去。”

心头一热，原来我随口的一句话，母亲竟记住了。

每到夏末，家乡的青花梨便缀满枝头，宛如碧玉悬垂，令人望而生津。它的甜，不浓烈，却绵长；不张扬，却入心。清甜中透着一丝山野的灵气，是别的梨无法替代的滋味。

小时候，我最爱牵着母亲的手，漫步在雨后的乡间小路上。路旁的梨树经过雨水冲洗，枝叶清新翠绿，花朵娇艳欲滴，洁白的梨花在风中轻轻摇曳，像披着薄纱的少女。春泥上的油菜花开得正艳，与枝头的梨花相互映衬，黄的、白的、白的，分外迷人。而我最钟情的，仍是

那一树树梨花，在春风里高起低悬，朵朵绽放。偶有风吹过，花雨漫天飞舞，似置身仙境之中。

大自然仿佛是一位魔法师，随意把梨树安放在家乡道路周围。它们不择土壤，不惧贫瘠，根系深深扎进泥土，枝干倔强向上，像哨兵一样日夜守护着家乡的水土，守护着家乡的光景。记忆里，家乡的梨树似乎有着顽强的生命力，无论命运将它们放置到哪里，它们从不妥协、不放弃，只是抓住机会，便会生根发芽，倔强地“站”起来。在阳光、雨露的沐浴下，它们郁郁葱葱地生长着。

母亲常说：“做人，也要像梨树，坚韧、顽强，哪怕风霜压顶，也要挺直腰杆。”



《师恩难忘》

梁莹倩 作